

鄭周永曾做總統夢

延 靜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使我想起韓國大企業家鄭周永，他在世時也曾做過總統夢，但沒有成功。

那是一九九二年深秋，我赴韓國履新，當時韓國大選正進入高潮，離選舉日不過兩個多月。總統候選人多名，除金泳三、金大中、金鍾泌等政界名人外，還有一名來自大企業，那就是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這多少有些出乎人們的意料，因為韓國歷屆總統候選人都出自政界，企業界人士競選前所未有。

鄭周永是韓國知名企業家，在大企業中無論資產還是產值，多年不可動搖地排名第一位。鄭周永乃上世紀四十年代白手起家，從最初一個不起眼的汽車修理廠，經過幾十年的艱辛奮鬥，發展成為集汽車、造船、重工、航空為一體大企業，資產幾百億美元，僅出口各國的汽車上百萬輛，他個人財富也居韓國之首。我到漢城後應邀參加他的一個活動，那是在一幢高級別墅舉行，他在草坪上迎接客人，很有氣派。鄭周永以勤奮、刻苦而聞名，晚年仍孜孜以求，在韓國民衆中享有很高威望。

當年鄭周永已七十七歲高齡，或許是他認為領導一個企業取得成功，也可以以其才能領導一個國家，於是全身心投入總統競選。那年上半年，他創建了國民黨，自任黨首，為競選創造了條件

。臨近大選之前的幾個星期是最辛苦的，為拉選票要游說全國，大城市要去自不待言，中小城市凡有可能，也要前往游說，爭取更多選票。秋天過去，寒冬來臨，鄭周永每天乘坐游說車，冒着寒冷，不辭辛苦，站在車上，會見選民，發表競選演說，之後稍事休息，即轉往另一個城市，難為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十二月十九日，韓國全國投票，選舉下一任總統。與鄭周永爭奪總統寶座的主要有，已投算執政黨的候選人金泳三、在野黨候選人金大中和金鍾泌。他們三人在韓國政壇赫赫有名，排名前三位，鄭周永名氣與他們無法可比，排在第四位。大選競爭激烈，結果金泳三靠執政黨支持當選，金大中和金鍾泌落選。鄭周永在大選中投入人力、物力、財力可觀，雖也落選，但記得他獲得了二百萬張選票，也實屬不易。

鄭周永是一位企業人，那之後他仍活躍在經濟界，繼續領導現代集團取得不俗的成績。他出生橫跨韓國的江原道，事業有成之後仍不忘記故鄉，記得可能是一九九七年，他曾用上百輛卡車通過板門店陸路給家鄉親運送過五百頭耕牛，此舉不凡，震驚韓國，也傳遍世界。

特朗普當選有些出人意料，鄭周永的總統夢沒能實現，但他的名聲在韓國仍然家喻戶曉，雖辭世十餘年，人們不會忘記他。

「愈上年紀人愈忙」

顧 農



二〇一六年為了紀念魯迅去世八十周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和出版社連手接連推出了《魯迅藏書志·古籍之部》和《魯迅藏浮世繪》等好書，讓讀者大開了眼界。原來魯迅還藏着這麼多好東西！魯迅固然是一位鬥士，而同時也頗有發思古之幽情與收藏藝術品的興致。魯迅不是那種單向度乾巴巴的人。

於是我就想起他老先生關於中國古籍和日本浮世繪的下列兩段話，一段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他回答「青年必讀書」問題時說的——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話當時就讓他大大捱罵，後來也被認為這是他割斷傳統、態度偏激的一個證據。其實他這裏不過是極而言之，強調一般知識青年要放眼世界，多吸收外來文化。古書自然也要看的，他本人不知讀了多少中國古書，對致力於這一行的青年，他開過指導性的書目，也當然全是中國古書。

魯迅有許多話不大容易理解。專家們應多向群眾作些通俗易懂的解釋和說明，不要只埋頭寫那些其實沒有多少人會看的博士體長篇大論。

還有一段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關

於浮世繪的評說：

關於日本的浮世繪師，我年輕時喜歡北齋，現在則是廣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寫樂曾備受德國人的讚賞，我讀了二三本書，想了解他，但始終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還是北齋適合中國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圖予以介紹，但首先按讀書界目前的狀況，就辦不到。貴友所藏浮世繪請勿寄下。我也有數十張複製品，愈上年紀人愈忙，現在連拿出來看看的機會也幾乎沒有。況且中國還沒有欣賞浮世繪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將來該把我自己的東西交給誰。

凡是收藏家，到最後總有一個「把我自己的東西交給誰」這樣一個問題，最佳出路大約是捐給博物館，讓大家都能看到，欣賞。

但在這裏我最感興趣的是「愈上年紀人愈忙」這句話。魯迅說這話的時候五十多歲，工作非常之忙是一定的，但這話仍然有它的普遍意義。如果魯迅能夠長壽一些，我想他一定會繼續忙下去，做出更多的成績來。現在大家越來越長壽，到退休的時候身體大抵都還挺好，所以也大多可以再多做些事情，愈來愈忙更是好的。至於忙什麼事，則自然因人而異，打麻將跳廣場舞很好，帶孫子做家務也很好，看古書欣賞浮世繪亦復很好。能幹什麼幹什麼，喜歡幹什麼幹什麼。「愈上年紀人愈忙」，有得忙是美麗的。

着荒誕外衣 寫冷酷真實



他如流星般滑過俄羅斯的夜空，以乾枯怪誕的文字同這個自以為正常的生命激烈碰撞，世界燃盡卻在後世不朽。他就是在生時被惡待，而在身後得到如潮讚譽的丹尼爾·哈爾姆斯，被譽為俄羅斯荒誕文學的先驅、「異樣文學」代表人物、後現代主義大師。

哈爾姆斯出生於一革命家庭，父親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他，在青年時期即參與成立「真實藝術協會」，在此期間創作並揚名後世的《伊莉莎白·巴姆》，在當時被評論界炮轟，稱為「恬不知恥的直白，意義晦澀，無人能解」。

一九三一年，哈爾姆斯連同協會幾名重要成員因散播「階級敵人的詩歌」而被捕，一年後獲釋；十年後，他再次因「散播誹謗言論和失敗情緒，煽動人民對蘇聯的不滿騷動」被捕，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沒有等到出獄，於一九四二因飢餓而在監獄的精神病院離世，年僅三十六歲。哈爾姆斯在世時，除兒童文學作品外，小說、劇作

、詩歌等創作始終不被蘇聯主流文學圈認可，而他兇悍、直白、褪去情節以及語言修飾的「乾枯」式寫作，卻一直洶湧澎湃。他着荒誕的外衣，書寫世界最冷酷的真實。

《藍色筆記本》為哈爾姆斯的第一本中譯本小說集，該書收錄了其最重要的百餘篇短篇及一部中篇小說。應該說，這部作品並不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口味，故事情節荒誕而又簡單，語言直白，如一幅幅抽掉了色彩，去掉了細節的夢境拼圖。但他的小說，又有一種奇特的力量，在你掩卷合書之後，某些情節會翻卷而來，縈繞在眼前，與你所有的閱歷、生命感悟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新的並不美妙，卻能直抵人心的另類體驗。

比如《教授妻子的命運》一文，故事情節前後缺乏直接邏輯，被少發了工資的教授與他離奇的死亡沒有直接關係，教授妻子遇到水兵與夢到托爾斯泰風馬牛不相及，精神正常的教授妻子被帶到精神病院在床上揮動魚竿，釣看不見的魚更是令人感覺作者腦洞大開，然而在所有的反邏輯之中，卻又存在一種隱秘的關

聯。哈爾姆斯在文中將真實與幻境以怪誕的方式巧妙融合在了一起，處處突兀卻又一氣呵成。

正如本書的譯者所言「構成哈爾姆斯作品情節荒誕的元素完全是最普遍的生活細節。只是聯繫諸種事件的不是生活上的邏輯因果鏈，而是真實藝術協會的成員們所遵循的『藝術邏輯』」。藝術是用來呈現真實的，但真實的呈現方式有很多種，哈爾姆斯選擇了最危險、最易崩潰，也最難為世人認同的另類方式，直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所有人都愛錢……》中，他以變形的方式書寫世人對錢的痴愛，在冬天把它們投到火爐、在夏天把它們放到冰窖，撫摸它們、親吻它們，甚至為它們餵最肥膩的食物，這是怎樣一副貪婪的守財奴形象，像戲謔、如誇張，似反諷。而細思之下，這又分明是生活中每天都上演的鬧劇，錢就在我們心裏，攪得人時常不得安生，為之憂慮、為之奔波，而忘記金錢本來的用途。另需指出的是，即使作者的語言已經極度壓縮，但偶爾也有過度表達的嫌疑，比如這一篇的最後一句「而我並不特

別注意錢，我只是用錢包或皮夾子裝着它們，根據需要花費它們。」其實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經把人們對錢過度的「寵溺」寫得入魂入骨，實在沒有必要為文章再添一足。

在哈爾姆斯筆下，世間事、世間物、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大抵逃不出荒唐，而人心折射出的世態更是荒涼。相比生的荒涼，是死亡的熱鬧，他的文章中書寫了太多的死亡，在夢中死亡、在談話中死亡、在爭鬥中死亡、在所有的時間地點不拘一格地死亡，甚至是活着活着直接就成了灰燼。死亡的氣息貫穿了全書的始終。我不明白一個人是如何如此深沉的愛上「死亡」，又是如何能夠用極短的文字把死亡的過程寫成一齣齣鬧劇，而把死亡的結果寫得如同繁花落幕，萬物安息。

假象看多了，我們就誤以為那是真相的模樣，偽飾看多了，反而以為那是事物本來的組成部分。哈爾姆斯以一雙洞察人世真相的眼睛，把真相還原，把偽飾撕碎，把虛無剔除，最後剩下的就是這樣看似乾枯，實則內涵豐富，四兩撥千斤的洶湧文字。

政治風雲籠罩下的旺多姆圓柱

高秋福



巴黎的紀念性歷史建築很多，但二百多年來被政治風雲最緊密籠罩者，恐怕要屬旺多姆圓柱。

旺多姆圓柱位於巴黎市中心地帶的旺多姆廣場上。十七世紀初年，廣場一帶是國王亨利四世同其情婦加布里埃勒的私生子旺多姆公爵塞薩爾的私產，後來落到盧瓦侯爵手中。十七世紀中，亨利四世之孫路易十四當政，多次發動對外戰爭，侵佔鄰近國家大片領土。為宣揚自己的戰功，他下令收購這片黃金寶地修建廣場。廣場於一七〇二年開工，一七二〇年竣工，長二二四米，寬二一三米，略呈四方形。周圍統一設計立面，再賣給私人建造房舍。中央則豎立起他高大的騎馬雕像。廣場起初定名為「征服者廣場」，後來乾脆以自己的名號改稱為「路易大帝廣場」。一七八九年七月，法國大革命爆發，封建專制統治被推翻，資產階級共和制建立。路易十四的騎馬雕像被憤怒的民衆搗毀，廣場遂改名為「旺多姆廣場」。

就這樣，廣場及其上面的建築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並且越來越濃重。法國大革命發生不久，英國、俄國、奧地利等歐洲君主專制國家就聯合進行武裝干涉。一七九四年六月，拿破侖·波拿巴指揮法國軍隊進行抗擊。十年後，拿破侖稱帝，率領十八點六萬大軍東征，在維也納以北的奧斯特利茲與奧俄聯軍決戰，擊斃聯軍一點五萬人，俘獲二萬人，幾乎全殲其炮兵部隊。為慶祝這一「史無前例的勝利」，拿破侖決定在巴黎修建凱旋門和凱旋碑。當時，歐洲最著名的凱旋碑在羅馬。那是西元一〇一年，羅馬皇帝圖拉真發動對外戰爭，獲勝後修建了一座大理石圓柱紀念碑，碑體上雕刻着螺旋形飾帶，飾帶上布滿淺浮雕，描寫戰爭的激烈場面。這座壯麗的紀念碑被後人稱為「圖拉真圓柱碑」。奉命為拿破侖修建凱旋碑的法國建築師雅克·賁杜安和讓－巴蒂斯特·勒佩爾，久久苦思而無良策，就商定在旺多姆廣場被砸毀的路易十四雕像的原址上仿照「圖拉真圓柱碑」建造。

凱旋碑於一八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動工，花了四年時間，於一八一〇年八月十五日竣工。這座圓柱式紀念碑高四十四點一七米，直徑三點六七米，內部修建有螺旋形樓梯，從底部可直達碑頂。碑體是大理石心，外包螺旋形飾帶，飾帶由二百二十五塊青銅淺浮雕組成。浮雕由著名畫家



▲巴黎公社社員搗毀旺多姆圓柱及拿破崙雕像

作者供圖

胡艷麗



▲《藍色筆記本》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出版

作者供圖